

叶继奋 著

文学人学论视阈中的

鲁迅经典

◎ 2011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人学论视阈中的鲁迅经典 / 叶继奋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308-09073-5

I. ①文… II. ①叶… III. ①鲁迅著作—大众传播—
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4660 号

文学人学论视阈中的鲁迅经典

叶继奋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82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073-5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谨以此书献给鲁迅先生 130 周年诞辰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鲁迅经典与 21 世纪中国现代公民成长	(13)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选择与鲁迅的当代意义	(21)
一、“一体化”与民族文化选择的历史依据	(22)
二、鲁迅作为民族现代文化代表的评价原则	(26)
第二节 鲁迅“立人”思想在教育视阈中的当代阐释	(39)
一、“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现代人格构建	(40)
二、“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新人理想	(48)
第三节 鲁迅经典与中国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构建	(52)
一、植根于民族历史深刻体认的爱国主义信念	(55)
二、培养民族个体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57)
三、将个人价值实现融入民族振兴的伟大实践	(60)
第二章 新世纪几次规模较大的鲁迅经典大众传播论争综述	(64)
第一节 2007 年,北京高中《语文》课改实验教材风波	(64)
一、“金鲁之争”与鲁迅经典的价值取向	(65)
二、《阿 Q 正传》的时代性与“去留”问题	(67)
第二节 2009 年,上海第四届鲁迅论坛:新世纪鲁迅作品教学 研究	(68)
一、“食之无味,去之可惜”,鲁迅作品成“鸡肋”?	(68)

二、“政治意识形态化”与鲁迅形象塑造	(72)
三、需要建构社会大众进入经典的有效通道	(73)
第三节 2010 年,网络微博转帖:鲁迅“大撤退”	(74)
一、引发建设性思考:选文数量、篇目、呈现形式与学段	(74)
二、认识逐步趋于理性:“是‘调整’而不是‘撤退’”	(75)
三、进入问题深层探因:“文化思潮”与“教育方法”	(77)
第三章 论争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与理性辨析	(80)
第一节 “意识形态”:鲁迅文学及其阐释史反思	(80)
一、“意识形态”以及相关问题沉思	(82)
二、鲁迅文学: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	(86)
三、对鲁迅“被意识形态化”的学理阐释	(111)
第二节 “鲁迅是谁”:对作者身份与读者关系的一种追问	(124)
一、“三个家”:“人是历史的人”	(125)
二、“英雄”与“平民”:“历史是人的历史”	(142)
第三节 《阿 Q 正传》:对鲁迅时代性与经典性的认识聚焦	(151)
一、置于文学“时代性”理论平台的问题审视	(151)
二、经典解读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及其价值取向	(154)
三、《阿 Q 正传》的“无时间性”:奠定经典地位	(158)
第四章 历史转型期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困境与出路	(161)
第一节 鲁迅经典传播诸种困扰的阐释学透视	(161)
一、文学经典阐释与传播的一般规律	(161)
二、复杂语境下鲁迅经典传播通道的阻塞	(171)
第二节 语文教育特殊领域的问题成因及相关因素	(182)
一、学术界:鲁迅普及视角的疏漏与学术资源的匮乏	(184)
二、教育界:传统观念的固守与文学课程意识的淡漠	(192)
第三节 修复与顺应:新历史条件下学界的话语重建	(200)

一、鲁迅人学思想在新世纪的深度阐发	(202)
二、“过去、现在、未来”维度的意义阐释	(209)
第五章 鲁迅经典大众传播诸因素在人学维度上的目标归一	(212)
第一节 “文学本体论”视阈中的文学属人性	(213)
一、文学的创作生发于作家的人生根基	(215)
二、文学家对表现对象采取人道主义态度	(216)
三、文学的价值属性在于人的生存与完善	(217)
第二节 “为人生”:鲁迅文学实践的人学维度	(218)
一、创作动因:基于痛苦的人生体验和挚爱情怀	(218)
二、创作内容: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变异	(221)
三、创作目的:致力于国民摆脱奴役走向人的境界	(222)
第三节 语文课程的终极目标:“立言”以“立人”	(223)
一、“语言”:从工具符号转向人类存在始源	(223)
二、人文性:无可摆脱的课程属性与人本承载	(226)
三、人的现代化:鲁迅经典传播的逻辑起点	(229)
第六章 鲁迅经典与现代生存理念建构及普适价值	(232)
第一节 鲁迅现代生存观的人道精神与伦理学阐释	(232)
一、为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	(233)
二、人类自我“斯芬克斯之谜”的猜想与求证	(262)
三、现代生命哲学:“贵生”而迈步向“坟”	(284)
第二节 现代理性照耀下旧中国人生的存在本相	(293)
一、《阿 Q 正传》:历史叙事中的深度时空意识	(293)
二、城里的“戏”和乡下的“戏”	(306)
三、对众生不幸无尽包容的悲悯情怀	(315)
第三节 鲁迅经典与现代人生存意义的建构方式	(324)
一、领会文学的彰显方式,在艺术沉思中达成意义	(326)
二、在多样化的生命运动中,感悟人生真谛	(349)
第七章 鲁迅经典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及审美超越	(360)
第一节 价值重建中鲁迅经典的人文内涵与美学意义	(360)

4 文学人学论视阈中的鲁迅经典

一、现代社会精神危机与人的内部世界建设	(360)
二、美育论视阈观照作为教材的鲁迅经典	(366)
第二节 鲁迅经典对现代人生的哲学启示与意义赋值	(378)
一、绝望:昏沉的夜——“好的故事”碎影无踪	(381)
二、反抗:荒原寻路者——“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	(391)
第三节 鲁迅经典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方式	(408)
一、在鲁迅文学的镜像中反观自身:“人是什么”	(408)
二、在审美愉悦激荡中完善道德理性:“人应如何”	(418)
参考书目	(429)
后 记	(438)

绪 论

我们在这里将继续讨论的仍然是在一间教室里如何阅读鲁迅经典的问题。“仍然”要“继续讨论”的意思是：几年前，笔者曾不揣浅陋地对此写下过一些在今天读来虽不乏真诚却略显粗率的文字。近年来的种种迹象表明，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话题仍然吸引着人们以未曾衰歇的热情去关注和思考。这是一件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平凡的事情，但由于“鲁迅”、“经典”等词语的出现，它又成了一个在学术上互有关联牵涉甚广的问题。对这个看似局部的问题，我们愿意将它置于广阔的有一定深度的学术视野中加以观照，期待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首先回到问题的本体：我们为什么要阅读？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是一本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的书。在书中，作者颇有趣味地从阅读史的“最后一页”写起，并以充沛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笔调，描述了人类在自然、艺术、爱情和劳动等生存实践中的种种阅读，认为：“阅读书页上的字母只是它的诸多面相之一。”“但是，不管哪种情况，阅读其意义的都是读者；允诺或承认事物、地方或事件具有某种可能的可读性的是读者；觉得必须把意义归诸一套符号系统，然后辨读它的是读者。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处所。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①阅读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其本质是为了认识人类

① [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7页。

自身与生存境遇,并进而加以改善以求臻于完美。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①。

在缤纷多彩的人类阅读中,由其文学对生活特殊的审美把握方式所决定,文学阅读无疑是一种最有利于人们接近生活本真的阅读方式。“文学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着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为了更快、更有效地接近和认识生活本身,会要求一种被称作“经典”的书籍。“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②通过阅读文学经典,在此中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沉思,在确证人类自身的同时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自由超越。在这里,经典的意义在于解释人生,指示人生,帮助人认识自我和生存处境。这个目的是通过读者与经典对话的方式实现的。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的人生要求和人生困惑,对经典有不同的咨询需求;经典的意蕴在与读者连绵不断的攀谈中得到开启,经典的生命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以延续。由此推论,必然会有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当一个新的时代转型时刻来临,人们对原有的生活感到困惑和迷惘的时候,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发生了与时代潮流同步变化的时候,便会重新打量和估价经典。如果当下的读者认为在其中寻找不到自己的认知所需,也不愿意被原有的经典强加束缚,就有理由将其弃之一边。经典必须经受岁月风霜雨雪的考验,反过来说,只有经受住历史大潮荡涤的作品,才当得起经典的称号。因为真正的经典自有其稳定深邃的意蕴和独立不倚的品性。在时间长河的浪涛中,那些“伪经典”和“准经典”将被无情淘汰,真正的经典将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历史共生。令人遗憾的是,经典中的某些意蕴可能会被暂时封闭和遮盖。

稍作回顾即有印象,自从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重点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之后,即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百年文学经典争论”,涉及“什么是经典”、“经典的选编标准”、“经典的权威性”等重要理论问题,“文

① 福楼拜:《致尚特皮小姐》,1857年6月,引自[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② 参见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已经成为文艺理论界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①由于经典的认定需要时间来检验,需要几代读者的思考和筛选,因此,就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的认知实践并不足以给经典的确认留出相对适宜的距离而言,有学者认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仅仅是开始,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经典化早期阶段必然呈现的杂乱状态,不是已经形成了谁是经典的时候。”^②中国目前正处在“经典危机”中,“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已成为学术新词。“有关‘文学经典’承传与重构的研讨与争鸣,发轫于丛书出版或名著改编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经过近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深入开掘和大力拓展,如今已演变成了一个关涉文学理论全局的重大学术问题。由于它蕴含着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潜藏着可持续发掘的巨量学术话语资源,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文学界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论题。”^③对于鲁迅经典的讨论,其开始的时间更早些,它是与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思潮同步出现的。它当然与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即经济基础的杠杆撬动了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引起的。时代转型必然导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整体的变化。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已经说明,经典的传承与教育制度和文学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鲁迅作品教学,是鲁迅经典传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近年来围绕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的选编标准、具体篇目和数量等问题,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辩论热烈此起彼伏相持不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当文化思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何为?回避并非上策,客观现实也不容回避。对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言,勇敢地涉身其中做时代的“弄潮儿”,才是明智选择。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有时候,为了更好地回应时代,我们需要抽身而出,退至岸边观海而思。留出片刻的冷静是必要的,因为“白热化”的论争会使人身陷其中迷失方向,从而失去理性的智慧和定力。曾有学者按照时间先后,将读者分为“此在读者”与“曾在读者”。认为,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固定的经典,一切经典都是“候选者”。“文学经典的‘候选者’也是由‘曾在的读者’确定下来的,但这是一种‘曾在的确定’,即便是曾在的确定,它也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给‘此在的读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

① 参见陈定家:《文学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中国网 china.com.cn,2008-08-17。

② 吴福辉:《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③ 陈定家:《文学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中国网 china.com.cn,2008-01-17。

的咨询的可能性。在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文本,曾在的读者所作的曾在的确定和此在的读者之间会透露出一种信息,文学经典存在的机缘条件将会在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①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在给文学经典带来诸种麻烦的同时,恰恰提供了经典阐释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到来的条件。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抓住机缘,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只能是正在参与阅读活动的人,是某个活生生的阅读事件中的人物,是一个阅读事件的在场者。阅读事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在于参与阅读活动的读者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在这样的时刻,作品才存在着,读者也才存在着。”^②为了“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对鲁迅经典大众传播而言,我们要做的是:首先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曾在读者”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解读结果,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判断和评析,并吸取它为后人提供的咨询,其中包括对鲁迅形象的塑造、鲁迅作品的阐释以及鲁迅意义的评价等重大问题。然后找到问题的症结,积极探索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新途径。

在近年来有关鲁迅经典争议的诸多问题中,“意识形态”是其中最敏感的焦点所在。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鲁迅是谁”、“鲁迅文学的时代性与经典性”等问题始终与此紧密关联。或者更为直接地表述,其他两个问题不过是前一个问题的另一种反映方式而已。“文艺意识形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是意识的世界,每个人投身到世界,就等于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阿尔都塞语)中,它的生存活动与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世界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文艺家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以此类推,“意识形态性”也成了文艺与生俱来的“胎记”。由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与自觉的社会干预意识所决定,他的创作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性,但鲁迅文学不等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它是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化阐释规范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鲁迅文本意蕴的深广度,有些时候甚至与文本意义还有疏离。但返回历史现场,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学解读模式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的历史阶段所规定的了的,它满足了人们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想象,并为实现这

① 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个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此外,在一个特定的革命战争文化语境中,鲁迅经典与此相关的意义也得到了其他任何历史文化语境都不可能的充分的阐释。毋庸讳言,此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使鲁迅成为一种“民族接受”的同时,它的观念性阐释系统的至尊地位也使读者权利丧失殆尽。在“对话”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丰茂充盈的经典意蕴就难以多元解读并释放出来。

在“对话”途径遇到阻塞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审视一些相关问题来打开思路:经典被读者广泛阅读的秘密何在?怎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阻隔在经典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是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被自然消除的?诸如此类,不尽列举。因为理解是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总是视野融合的过程”。所谓“视野融合”,是指作者的“原初视野”与读者的“现今视野”互相敞开,融为一体,并且只有当两者融为一体时,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才有可能产生。但在复杂情况下,这种“敞开”会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束缚:一是来自作品的约束;二是来自存在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关系的约束,它们分别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现实状况、文化语境等;三是由读者的职业、文化水准、审美准备、性格气质等因素组成的主体状况的约束。^①这三种约束涉及的分别是文本、读者与社会现实诸因素。其中,由作者的历史性存在与读者的当下现实不同语境造成的视野隔阂是一个重要问题。理解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视野融合”作为一种理想阐释的前提出发,由此可以推导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沟壑正是造成视野隔阂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这种隔阂,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才有可能实现,经典的生命也才能得以延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所决定,我们较普遍使用的是文学的社会学阐释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文艺批评方法论,社会学阐释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应该看到,它重在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取向,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鲁迅经典的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显然,“阶级革命”或“政治革命”的学术框架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已经显得很不宜。特定时代的鲁

^① 参见[德]瑙曼:《社会——文学——阅读》,引自王先霭、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页。

迅经典阐释至少造成了三组矛盾:政治化阐释与世俗化生活期待的悬隔;一元化阐释成规与多元化价值诉求的疏离;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对话亲和力的缺失。“所谓经典,就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历史上经典的选择和确认首先发生在人类的过程中这一反复出现的事实,同样证明着经典与人们的认知需要的紧密关联性”,因此,“当人们面对离开自己认知需要的‘经典’时,就会产生被强加、被压迫的感觉,就会采取悬置、遗弃或不承认的态度,人们对过去的经典提出的异议或否定大多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也许可以说,任何神圣化的东西,在今天都是不合时宜的”。^①从这个角度而论,今天的读者与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经典所处的厌倦甚至排斥的“紧张关系”,看似反常却又是正常的。问题的反面启示我们:要达成当代读者与鲁迅经典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那些将以前的文学束缚于其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二是“允许我们积极参与意义创造的解释成规是有助于我们发现经典的现代意义的”。^②旧的成规将经典的意义永远尘封在一个过去了的久远的年代,而使其成为历史档案类的死的存在物。这种孤立状态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当下割裂成巨大的无法逾越的时间沟壑,使之成为互不相连的万千碎片。不消除旧成规就无法建立新成规,也无助于我们通过重新阐释经典获得新意义,得到有益启示,进而回应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看来,与其说将经典阐释活动视作一种充满人性色彩和生命活力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不断调整历史与当下的时间距离及相互关系,是实现经典与读者“视野融合”,并为经典注入新生因素的重要条件。不如更进一步说,在实现“对话”与“视野融合”的过程中,其重要前提是消除束缚文学于既定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先决条件”,要在阐释活动中实现经典意义的开放简直无从谈起。当然,这需要我们具有洞察历史和把握未来的双重智慧。对鲁迅经典的阐释而言,就是要冲决狭窄化了的政治功利性的既定框架,从过去只为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提供对策的短距离的实用层面摆脱出来,在有关“人”的诸多本质问题上,从普遍的形而上的层面去阐释蕴含其中的普适意义。只有拆除构筑于实用层面的庸俗社会学藩篱,才能实现鲁迅经典的普适价值,才能使鲁迅的思想和艺术走向人类,走向永恒,从而使其成为真

① 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美]马丁:《当代叙事学》,引自王先霭、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正意义上的经典。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学术界在反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寻找未来学术走向时,将相关内容概括为“终极性”、“当下性”和“制约性”。并认为要突破“终极性”思维模式,运用新颖的理论话语,反映当代的文化关怀和学术趋向,挖掘“世纪之交话题”,与“当下时代”对话,从而达到“走近鲁迅,与鲁迅对话”的目的。鲁迅经典蕴含着丰富的“世纪之交话题”资源,包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使命和个人命运;生死观与世纪末思潮;人文精神、民族信仰与现代中国思想走向;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碰撞与选择;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等。^①要打开鲁迅经典的另一个重要扇面,就应该回到文学本身。“文学是人学”,它直接指向人类生存本身。它深刻地反映出作家对人的态度,它帮助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和人的本质,认识怎样才是合理的生存,最后达到完善人类自我,解放人类自身的终极目的。文学经典表现的是深刻而稳定的历史本质和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关于人的存在和人性变异的永恒命题。鲁迅提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的目标,他对“最理想人性”的求索,精要地概括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超越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它不但指向物质的层面,同时也指向精神的层面;不但指向个体生命,也指向由无数个体集合而成的群体世界;不但指向鲁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指向我们所处的当下时代,甚至无可置疑地它也必将指向人类的未来。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充盈和完善,这是我们与鲁迅经典“对话”的共同的“意义世界”。

“文学人学论”是建立在文学理论和人学两个学科理论上生成的一门新兴文学研究学科,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它是文学在挣脱了政治、革命、社会等种种外在束缚之后,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本质回归。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当然应该而且能够介入一定时期的社会变革,发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但对文学艺术来说,“这些目的都是外在的、暂时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受一定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而不是内在的、无限的、持久的、终极的,即从根本上是为了人,是以人为目的的”。康德在论及什么是美的时候,把美的对象界定为“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其核心就是“人

^① 参见皇甫积庆:《终极性 当下性 制约性——“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的断想》,《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

为目的”。康德认为美是无功利性的理论主张,其内核是“美的文学艺术不是作为一种手段依附于其他目的,为其他目的服务;它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不再有其他目的的最终目的,就有自身存在独立的价值,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人的物质生活空间营造一个精神上的圣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撑,增添一份诗意,而使人自身得以提升和完善”^①。将文学研究建立在关乎人类所有问题的本源性、终极性意义的——人学的基础上,从人学的理论视角观照文学,考察文学对于人的生存与意义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建构的内在关系,回答“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这两个有关人的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是“文学人学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学人学论”与鲁迅的人学思想以及由此为根基的文学实践达成了本质意义上的一致。因此,本书尝试从“文学人学论”视阈观照和阐释鲁迅经典,应该说是一个适宜的角度。

从现代伦理学视角诠释鲁迅经典,是本书的又一理论尝试。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它研究有关道德的哲学。道德是由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它对人类的道德行为起着规范作用。伦理学又是一门价值科学,它研究关于一切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所包含的那种共同的、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探索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以及实现途径。它研究人类的生活行为和规范价值。从现代伦理学视角观照,鲁迅“为人生”的文学创作宗旨,正是从人类现代伦理观出发,在对旧中国不合理的特殊道德规范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表现了对“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理想的热切期盼,体现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本书借助现代伦理学说,从人的生存、人性和生命观三个方面诠释了鲁迅的人学思想。

鲁迅经典在实现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实现人类社会更加合理的生存和发展,这是由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它代表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如何实现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并达到一定高度的发展水平,这是一切有使命感和思想深度的艺术家思考的重大命题,也是鲁迅经典所包蕴的丰赡意义和深刻主题。鲁迅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目标,是现代生存理念的集中体现。鲁迅在深刻地揭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吃人”——不利于人的生存,

^① 参见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

中国人是奴隶——“非人”，宗法伦理观念是人沦为奴的文化根源等深刻本质的同时，也在另一个向度上证明了“公正”和“人道”是人的合理生存的逻辑起点，表达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伟大理想。鲁迅终生求索人的解放，从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性。

鲁迅致力于实现“最理想人性”。除了对“人性”这个人类自我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不断猜想与求证，对通向人类伊甸园之路的不断探寻与实践之外，鲁迅毕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中恶德的批评与改造，促使人心向善，提升人的尊严与文明程度，实现人的解放。当我们肯定精神发展作为人类完善自我的最高追求时，我们自信地预言：鲁迅的思想将永远放射出温暖而明亮的光辉，照耀着人类通往 21 世纪文明的漫漫旅程。

生命是鲁迅人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鲁迅主张“贵生”，吸取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认同现代伦理学“贵生利己”的基本原则，但他突破了生命个体性思考范畴的局限，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种群以及人类的整体优化与发展结合起来思考，体现出一种超越的现代理性与前瞻意识。

从文学的人学维度观照，文学审美在建构现代人的生存意义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文学彰显着人的生存意义，它在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使人拥有真正意义的生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文学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都把审美的问题和人的生存意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①。文学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由于文学作品渗透着文学家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因而文学具有彰显生活意义的功能。以现代理性观照中国人的生存本相，并倾注以人生挚爱者的深情眷恋，是鲁迅文学独特的表达方式。深刻领悟鲁迅经典对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彰显方式，消除日常生活对存在本真意义的遮蔽，思索来自语符深处的追问，将生活的真相重新恢复到生命的记忆中来，使人对曾经逝去的生活作再度打量和评判，从而在审美活动中达成人生意义，是鲁迅经典的阅读意义所在。本书以“文学人学论”为理论依据，在阐述鲁迅现代生存理念当代意义的基础上，对现代人生存意义的建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鲁迅经典在建构人的内部世界方面是一个有待深度发掘的人文精神源泉。

21 世纪是一个值得人类期待的新世纪，文明昌盛和平发展是其主要特

^① 参见朱首献：《文学的人学维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1 页。

征。但科技领域的巨大革命,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使人类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惑。互联网在缩短人与人时空距离的同时,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人的存在意义和人性自我受到挑战;战争遗留的苦难记忆生发人对自我本性的怀疑……诸如此类,“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建造怎样一个世界,特别是人类的精神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人类面临的世界大变局赋予文学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将文学提升为维护多元文化共生的、新人类精神的重要承载者。无论从文学的责任和任务来看,还是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文学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转型”。^①更加合理的生存,更加充实和健康的精神世界,是21世纪人类向往和努力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当代文学创作者所应承担的重任,也意味着人类可以从优秀的文学经典中汲取丰富多样的精神资源,鲁迅经典即是其中重要来源之一。学术界在反思和清理由于长期的政治革命视角阐释给鲁迅经典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又清醒地回到“政治”本原去思考问题:“那些令人厌倦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是一个大的精神概念,是关于人类生存性的根本性的规则。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离不开这个规则的,鲁迅更是这一规则的终生探索者,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懈地探索着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合理性问题,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着深刻的自省和反思。”^②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经典在21世纪仍然有着珍贵的精神文化价值。此外,人类在总结20世纪的状况时不无忧虑地看到,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肃反”、中国的“文革”、工业发展造成环境破坏等人类自身带来的苦难和惨祸,使得“前世纪中,各式各样的‘希望’、‘理想’出现而消失了”,“这些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有往往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这样,二十一世纪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想’、‘理论’的情况里开始的”。此时,我们重读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道”“路”的意象,就能感悟到鲁迅“反抗绝望”的韧性精神。因为这些“‘道’‘路’在鲁迅的意象中不是已经做好了,是自己以后应该践踏出

① 参见乐黛云:《文学:面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文艺理论》2007年第9期。

②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页。